

穿越静止的时间

——2003年10月2-4日，

古北口至司马台长城徒步印象

穿越山谷时，透过暗绿色灌木摇曳的细碎枝叶，我第一次近距离看见长城。

与影像、图片及来时火车上远远的观瞻不同，这坚硬土黄色的城墙矗立在同样坚硬干燥的绿色之上，在正午的阳光下，浮泛出一些金黄，仿佛时间深处传来的一抹悠远的回响。天是完整的蓝，将它残破绵长的身体映衬得越发庄严。

为这缕神秘的召唤所驱使，我的脚步变得急促起来。

一、10月2日，古北口长城

古北口长城位于一座小小的村庄之上。刚下火车我就望见了它，匍匐于极高峭的山脊，遥不可及。初秋清亮的阳光铺满乡村小站，我凝视着苍天下的长城，感到一种陌生的敬畏。

走进小村，处处种着向日葵、一串红和藤蔓类瓜果；做“农家饭”生意的庄家小院里，满是金灿灿的玉米和火红的辣椒。这里洋溢着瞬间即逝的、生生不息的生活气息，望不见长城。山顶的长城和山脚的村落，世世代代共处，却分享着不同的时间：前者凝聚着一次次壮怀激烈的历史，是书写在扉页的神圣和永恒；后者弯下脊梁，日出日落，祖祖辈辈，是正史背后隐隐浮现的泥土气味。

如果不是现代交通工具载来一批又一批游客，古北口的村民们大约难得会记起头顶的长城。他们接受长城的存在，就像接受落地便须面对的生活，却并不蕴含任何特别的意义。

我们呢？是来朝圣、来挑战还是仅仅为消磨一个假日？或是为了把自己抛入历史绵长的记忆，而忘却现世的浮华卑琐？或者……什么也不为，仅仅是攀登、再攀登，前行、再前行？

双脚终于第一次站在了城墙上，我紧闭着眼睛，任旷野捶打，山背后刮来的劲风鼓荡胸膛。

城墙上并不只我们三人；还有几个男孩，学生模样，和哥哥、阿肖一样背着登山背囊。一问，知道是北航的，预备徒步前往金山岭；我们预备去司马台，方向应该相同。但事先估计的路线显然并不准确，根据一份手册原定今天傍晚才能走到的将军楼，却富有讽刺意味地就矗立在眼前；而图片上的二十四眼楼又正好位于另一侧的两公里外。难以确定方向，北航的这四个男生决定去将军楼，而我们计划的时间

较为充裕，因此希望至少先去二十四眼楼看看。分道扬镳后不久，遇到带着当地向导的其他游客，发现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，于是大声朝那边喊话，希望他们能够听见及时回向；幸好，这几人后来也发现了他们的方向错误，折回后和我们会合在一起，于是一行七人，齐向二十四眼楼方向进发。

这段山脉称“蟠龙山”，高低曲折，长城蜿蜒于山脊，并没有经过多少修葺，荒草灌木，随意点缀着两旁坍塌的护墙。碉楼亦多残损，仿佛这人力造就的奇迹，正随着时间流逝，悄悄地与周围的旷野达成和解，或许，慢慢地，若无新的人工加入干涉，便即将与之融为一体。

离开瞻仰的角度踏上长城，行走在它干枯坚硬的身体上，我开始感觉到它的呼吸、它的律动、它的生命。在我们脚下，在碉楼内部的阴影中，尘封了无数征夫戍卒的生命片断：零雨其濛的思乡时节，金戈铁马喊杀声间，月夜白骨琵琶声碎的战场上。生命延续的每一刹那都绽放着微笑，每一刹那背后都潜伏着死亡。是他们不甘消逝的生息支持着长城、顽强地进行这场与“时间”对抗的战争吗？

传说中那个哭倒长城的女子，凭一声凄厉留下了名字，而旷野中充满的是这些无名的沉默的压抑的呐喊。知道与脚下的无数亡魂相比，自己或许更幸福些，这倒是给予生命以某种奇特的慰藉。

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行程，我们来到二十四眼楼下，看见城墙上有一个哨兵正在站岗。在四野静止的时间里，他独自逡巡，背靠沧桑，头戴蓝天，像一支孤寂的铜管。

然而这诗意的片刻被一声喊话打破。“干什么的？”不知是否因为寂寞可怕的压力，他的态度毫无必要地粗暴，“前面是军事禁区，不准过去！”

作为唯一的女孩子，我被推举出来，尽可能温婉地与他交涉，但是未果，他不仅拒绝我靠近，甚至侧过身来亮了亮冲锋枪。

终于意识到他不可动摇的警惕性后，我放弃了从他身上得到任何帮助的企图，回到二十四眼楼，大家一起商量如何行事。打道回府？不可能，小兵的命令首先就被不屑一顾地否决了。闯过去？同样不可能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只能从山谷绕行。左侧还是右侧呢？经过张望衡量，右侧的山谷中似乎有人牧羊，所以大家决定先从右边试试。

但这可不那么简单。二十四眼楼是这一带山的最高处，从这里下降，又没有路，带刺的灌木处处横挡在眼前。费了不少气力终于来到谷底，找到那个牧羊的老大爷；他和他的羊群都诧异地看着我们。经过询问，我们得知这边走不通，正确的路线是从二十四眼楼左侧山谷里，绕过两三道山梁，便可到达军事禁区的尽头、金山岭长城的起点。好吧。虽然有些泄气，但至少知道了正确的路线。我们一边和大爷聊天，一边就地休息片晌，并且意外得知，原来这里就是当年伪满洲国的分界线。日本人的势力果然为长城所阻挡，至少在相当的时期内，限制在了山的那边。然而他们入关时也正是翻越过这道长城。那么，历史究竟证明了始作俑者的远见，还是谬妄呢？

时近黄昏，我们告别了大爷匆匆上山，在二十四眼楼下方的一个较完整的碉堡安营扎寨。除了我们的四项帐篷之外，那里还有一顶双人帐篷，下午上山时我们就已经看见了，此时里面睡觉的人才刚起

来，是一对年轻的夫妇，原来他们打算养足精神晚上乘黑摸过禁区。这显然不可能。经过我们把同哨兵交涉的过程一说，他们也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扎好帐篷，我们抓紧时间重上二十四眼楼看日落。

二十四眼楼是一座标志性的、富有特色的城楼，原本应当是每面上下六个箭窗，但现在两面坍塌，只余下半座没有顶的残堡。夕阳如金，在箭窗与残壁之间沉落，从二十四眼楼向两边延展的长城都被染上浓烈的金色。这一刹那无可名状，我想只有“洪荒”二字差可形容。但让我们惊喜感动的这个黄昏，在长城看来，或许也不过是它见证过千百回回的平常罢了。

在这黄昏时分还有两个旅行者登上二十四眼楼，背上的行囊毫不比我们逊色。他们不惧风寒，就在二十四眼楼扎寨，那个夜晚，与我们高下遥遥相对。

晚餐热闹愉快。我们带来的小炉子发挥了莫大功用，寒冷的古堡内，魔法般变出一锅热腾腾的方便面。待到羹冷炙残，月已中天，四野朦胧，充溢着清冷浩荡的光芒。然而夜幕上璀璨群星并没有因明月而减色，尤其是北斗七星，垂于天侧，我从未见过它们如此巨大而华丽，像是遗落在神泉边的钻石水勺，有些不真实，属于拉伯雷笔下高康大和约翰修士的年代。

哥哥和其他人打牌的时候，我独自在帐篷里写日记。唱了一首法语歌，Dalida的《花开时节》，黑丝绒一样的、薄荷糖的清甜，与古老碉堡形成奇异的结合。夜气渐凉，大家各自都回到帐篷歇息。

睡袋很温暖。某个角落里，有人打着呼噜。

二、10月3日，穿越军事禁区

清晨五点三十分，勉为其难地起身，去二十四眼楼看日出。走出碉堡时天色尚且曦明，待赶到二十四眼楼，太阳已经在天际线下呼之欲出了。山野间的朝阳升起很快，像是轻盈地吐出了一颗火球，不一会儿，适才还是紫红色的群山就换上了金色晨衣。

山谷里弥漫着乳白色的烟雾，倒像是一泓湖水；晨鸟啼鸣轻快，忽远忽近，散落在空气里。

重回营地整装，然后再上二十四眼楼取道下山。——我们来回折腾，人声喧嚷，但昨晚驻扎二十四眼楼的那顶帐篷里却没有传出丝毫动静，不免教人诧异他们的好睡功。

昨天先于我们扎营的那对年轻夫妇早已离开了，也不知道是否知难而退、打道回府。

城墙左侧的山坡想来当地多有人行，若有若无，狭径通焉，我们很快就下到了谷底。行不多远，却遇到一处荒屋，废宇森森，草花漠漠，很有几分不祥。但院边有一株山楂倒是果实累累，殷红可爱。哥哥也不怕鬼气，摘了许多都塞在我兜里，一路酸酸甜甜地陪伴前行。山谷尽头是一些玉米地和菜地，显有人家。路边长着一种不知名的小野果，珊瑚珠般成枝成串，味道酸酸的，生津解乏；我把一串圈绕在黑帽子上，倒是很娇俏的式样。

在山谷的较为开阔处，我们重又望见了头顶的长城。这一带长

城或拜“禁区”之赐，保留得相当完整，一垛垛墙体如同龙鳞镶嵌在山的脊背上。在它无言的注视下行走，我们时时刻刻留心着是否有重上长城的路。在谷地收稍处，田地里腾起一柱白烟，是当地农家焚烧玉米秸秆，但山顶的长城在烟雾掩映下，倒有了几分“狼烟烽火”的戏剧效果。可历史剧终究只是虚拟的历史，现实的人总难以入戏。地里有位农家妇女在干活，带着个小孩子，五六岁大；哥哥给他照相，让他很是畏缩。

前面在古北口村时，我曾经认为，长城和长城脚下的生活属于不同的时态。但现在这种看法无疑需要修正：这段没有游客往来、禁止攀登的长城，的确赋予了这个孩子的存在以某种重量，某种来自历史和当代的、禁忌的重量。

再次上山了，在密林间辨识路径。坚硬细密的灌木枝从四面八方抓挠着我们，每个人手臂上都多少留下了伤痕。翻过一个山头，一行人居然走散，有两个北航的同伴脚快，上到另一座山梁，而我们五人则挣扎到了长城底下。和昨天一样，城头有哨兵站岗，但这个小兵颇为友善，或许对我们突然出现在密林中感到诧异，总之他不仅向我们指路，告诉我们再过若干个碉堡就是禁区尽头，可以上到金山岭长城，并且还允许我们沿城墙根行走。小兵在高高的墙顶边缘轻快地跃行，一直陪伴我们来到他职责的终点。

重新会合后，从一个垛口攀上城墙，“金山岭”三个大字便赫然闪耀在正午的阳光里。

三、10月3日，金山岭

愈是接近金山岭长城的中心地段，人工的修补便愈发明显。长城被“整旧如新”，现代整容术抹平了时间造就的伤痕。

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。在这个所谓富有“历史意义”的著名景区，“历史”两字事实上已经变成了明信片，轻飘而空虚，余下的只有“意义”，被测定、被评估、被收藏，被折算成有价的旅游收入和无价的民族虚荣。

当被抽象成符号、被附会为价值时，长城的生命，哪怕仅仅是在荒野中分崩离析的生命，就真的结束了。时间划上了休止符，它成了“遗迹”，成了和埃及金字塔一样存放在露天博物馆里的木乃伊。

我们在停车场上方的入口处与北航的同伴们分手，他们因为时间和准备都有限，必须先行离去了；而此时昨晚夜宿二十四眼楼的两人却正好赶来。看来他们的体力和准备都相当出色，听说是从古北口火车站后的卧虎山长城开始攀爬，已经经过两天行程，而此时还是精神抖擞。一个叫谢超，一个叫徐筱竣，分别是北外和首体的学生；所谓“南人北相”，看上去像是北方好汉，却原来都是浙江人。

他们的终点也和我们一样：司马台的望京楼。言语投契，当即决定同行。

在前方的茶铺里歇晌，我们重新补满了水瓶；哥哥他们还喝了好多的热茶。他们的四个大行囊，都比我沉重许多，相当耗费体力。阿肖此时已经略露疲态。重新出发后不久，他渐渐有些不支，我们四

人只有替他减轻一些重量。不过，这样的天气，这样的艰苦路程，常人多半早已放弃，阿肖的表现已经相当不易；我只佩服哥哥和谢、徐两位，他们的背包都是超量的负荷，即便平地行走也很难坚持长久，而他们却丝毫没有表现出吃力。仅仅是因为“不可放弃”的信念，还是人真的可以在难以克服的挑战面前焕发出超常的精力呢？

在某个碉堡，我们遭遇到了查票。看来艰苦的行程并不足以证明我们脚踏长城的合法性，我们被迫补票，以购买观看我们所厌恶的人工修补手艺的权利。

听说司马台长城又被划入另一块行政区域，前方还要重新购票。我们商定到时候不论如何也要绕过去。当然，这并非对赖长城以谋生的、各自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管理单位有所不敬！

金山岭尽头与司马台接口处的长城，或因游人少至，或者是其他原因，又重新沦落为无人照管，露出风烛残年的惨淡光景；破缺的垛口处，羊群穿城墙而过。但游客相对量的减少并不能保证门庭清静，相反，地上有不少垃圾，砖石也因为践踏碎裂成粉；和古北口长城阅尽沧桑的面貌相比，这一段长城有些衣衫褴褛。

当远望见司马台起点的收费处时，我们跳下城墙，从右侧下山了。

四、10月3日，司马台后村

这边的山比古北口一带更加陡峭，缺少植被的保护，裸露着岩石的山坡相当硬而且滑。我摔了两跤，但还好，有惊无险。可笑的是司马台收费站的人望见了我们，识破我们的用心，大声喊着要我们回去补票；被我们大声回敬，喊道：“我们要下山了，我们回家了！”想来他们定是恨恨不已，争奈鞭长莫及，奈何？

谷底又是田地，暗示着柳暗花明处村庄的存在。想想我们的行程，长城、村庄、长城、村庄……历史和生活主题交织出现的回旋曲。这头顶历史脚踩生活的山脉，在两种主题之间保持着平衡、优裕自如，它可会嘲笑我们这些小小人类永远挣扎于两者之间的滑稽？

村口有野梨酸枣，带着泥土气息的美好和慷慨，预示着我们将被这座村庄所接待。果然，坐在村口路上休息时，一位路过的大妈把我们请进了她家里，打来清凉的洗脸水，还奉上自家晒干的野果和小红薯。大妈姓蔡，她家园子里也种满了绿油油的大白菜，感激过大妈的盛情，我们临行前买了一颗白菜准备带到长城上去做晚餐。新拔的白菜散发着清香，我们把它洗净、切碎，装在袋子里——唯一的错误是袋子拎在了阿肖手里！这家伙路上体力不支，就把生白菜一片片抓来吃——当然，这是后话。

大妈檐下有许多葫芦，我买了几个，准备回去挂在小屋里。（贪心不足的哥哥呀，还想买一只鸡去长城上煲汤，可惜人家的母鸡是留着下蛋的，不卖！）

穿过小村取道上山，天色已经擦黑；朦胧暮色里有些匆忙，误入歧途，攀上了司马台下的盘山公路。幸亏对面山上有人向我们喊话，指点方向，终于在晚七点左右登上了司马台的长城。这热心的指路者

原来是两个妇女，也是司马台后村人氏，在长城上卖些杂货。我们无需她们的物品，就送了些酬金略表谢意。

这里山势虽然高峭，但台阶宽敞整齐，因此我们决定乘黑越过断崖间的铁索桥、登上高处的碉楼。索桥位于两山之间的峡谷上，这里是万里长城断裂之处，气势非同寻常，想来古代定然是英雄立马、万夫莫开的要塞。走在索桥上，忽见山高月小，峡谷间清波粼粼，人在半空之中，胸襟凭风开阖。明月出岫，含光弄影，这投鞭断流的雄关，此时竟流露出几分江南儿女的幽情。

向目标中的碉楼进发时，面对重重叠叠的坡度，阿肖再难举步。于是只有把哥哥留下陪他，我和谢超、徐筱竣先到碉楼，他们两位放好背包后下来接阿肖的行囊。出人意料的是，这座碉楼居然有个小卖部，夜晚无人，桌椅俱在，且有孤灯一盏，照彻方圆。我们三人先自大喜起来。徐、谢两位先去接阿肖，我为他们摆好桌椅，准备用餐。

这顿晚餐真是“奢侈”难忘，如同梦幻。在长城之上，我们找了一个背风的墙脚点起小小煤气炉，用珍贵的白菜（从阿肖魔爪下劫后余生的）加上方便面、火腿、鱼片等等，煮成美味无比的热汤。很“正式”地坐在椅子上、围着餐桌，面前还摆放着零食和点心，头顶是璀璨旋转的星空。历史退隐成背景。我们最后甚至享用了一道甜食——热巧克力！谢超徐筱竣把他们最后的巧克力贡献出来了，用矿泉水煮开。这带着花生仁的巧克力滋味或将记忆终生。

巧合之至，当我们晚宴结束、把桌椅地面收拾干净、一切恢复原样之后，小卖部的人便回来了。他们只惊讶碉楼里怎么多了两顶帐篷，浑然不知这些简陋的桌椅装点了怎样的“奢华”；为我们的记忆所温暖，它们不再是冰冷的毫无生气的物品。

五、10月4日，望京楼

我们的目标很明确：望京楼，司马台长城的最高点。它矗立在沧桑之巅，据说，天气晴好时，城楼上可以远眺京华。

然而昨晚遇到的那两个当地妇女告诉我们，由于望京楼前一带奇险，宽仅尺余，号称“天梯”、“天桥”，两旁皆是悬崖，年来游客多有坠落身亡者，是以管理部门将它设为禁区，不许游人前往。但不知是因为疏忽还是有意纵容，早晚并无人看管，通行无碍。所以，只要我们早点起身，就可以在警卫上班之前穿过哨位。既然如此，焉有不行之理？

10月4日早上，第一缕阳光将要穿进帐篷之前，我们起身梳洗，然后立刻开赴望京楼。担心负荷沉重可能造成危险，我们在到达天梯前的最后一个小卖部处留下了行李，托付店主看管。简装前进，不断向上，穿过一座座碉堡，望京楼渐渐逼近眼前。

整修过的路段尽头是一个直角的拐弯。越过这个拐弯，是一段鳞甲般层层拔高的城墙，底下有一块牌子，写着“前方危险，游客止步”，但并无人看管。我们趾高气扬地把它踩在脚下照了一张相，算是挑战艰险之前的誓师。随后开始攀登。这段路还不是“天梯”，但也相当险要，崎岖狭窄，地面宽仅容人，能够走的一侧下临悬崖。

随后便是“天梯”了。顾名思义，也就是比我们刚才攀爬的一段更加狭窄、更加陡峭，近乎垂直，人只能贴着石阶侧身蹭上去。为防止意外，我们彼此之间保持着距离，谢超打头，哥哥断后。可笑哥哥和阿肖两人此时还有闲情互相照相，被我后来批评为“舍命自恋”。

然而高处风景独好。此时正是八点多钟，阳光洒落在冰冷的石头上，两旁深深的山谷底下隐藏着的村庄里，白昼正在开始它的喧哗；和昨天早晨的所见一样，乳白色的烟雾如同湖水荡漾。悬崖上点缀着奇石，森罗突兀，假如真的不慎坠落，大约无需降到谷底，痛苦就会结束。

生命飘散如雨……

不能胡思乱想，专心攀登！

接近尽头的碉堡时，石阶且被岩块所扰，益发增加了难度。而来到碉堡面前才发现，这里的石梯已断，从可立足处到碉堡的侧门之间是高高的砖壁，虽凿有几个小坑，但几乎不可能爬上去，只有向下，在面临绝谷的一侧，两三尺高的岩石上也开凿出了一些支点，岩壁底下仅可容足，有一条小路绕过碉堡外围。攀岩非我所长，但既已至此，只有横着胆子爬下岩壁；幸有哥哥接应，我勉强过关。

过了这个堡（或可径名为“断肠堡”，或者“鬼门关”，如何？），前方就是天桥，即一道约有尺宽的石墙顶，无所凭籍，且时时被突起的巨岩所隔断，两边都是山谷绝壁。比我们早来的约有十余人，似乎主要是外国游客，正在天桥上大呼小叫，不敢前行，其中居然还有人背着巨大的旅行背包，风吹来摇摇晃晃，十分危险。

天桥尽头遥遥矗立着的，便是望京楼了。它冷眼看着我们这些生灵，没有半分好客的意思，任将决定生死的权力留给我们自己，和一点点运气。

谢超走在前面，我努力想跟上他，但哥哥他们出于谨慎，决定不再走天桥；左侧山谷较为平缓，林间似乎有小径可通。经过他们劝说，加上群起突兀的岩石确实难以穿越，我终于半道而止。只有谢超勇力超人，坚持继续取道天桥。我们走小径从底下超过那些外国游客时，向他们喊话，告诉底下有更安全的路径，于是他们最后也大多放弃了天桥，折返而取小径。根据密林间一些红色箭头的指引，我们最终从望京楼背后绕至顶峰，谢超随后也从天桥上顺利抵达，三天（或四天，对谢、徐而言）的艰苦行程，终于获得了一个象征性的终点。

有趣的是，在仅有的几个从天桥过来的勇敢者中，我们又看见了头天晚上夜宿古北口时结识的那对年轻夫妇。真是无处不相逢。更巧的是，经过攀谈，发现那个丈夫还是北大校友，并且与阿肖同级。巧中之巧，亦是缘分。而不久那批外国游客从小径上来，大家互叙经历，他们居然是从阿富汗认识后一起来到中国的，分别来自五湖四海，印尼、日本、英国……为纪念这次“会师”，大家一起，包括从望京楼背后村子里上来卖东西的大妈，拍了几张合影。背后苍翠群山之巅，长城万里蜿蜒伸展。

望京楼回眺，虽未能看见北京，但我们数日的行程却是历历眼底：卧虎山、将军楼、二十四眼楼、军事禁区、金山岭、铁索桥、昨晚夜宿的碉堡……仿佛荒野里洒落的一串时间之珠，曲折漫长，却又

令人遗憾地短，教人恨不能继续走下去，直到群山尽头天涯尽头。

尾声

不论什么样的旅途，总有结束的时候。不论你多么渴望延长停留在顶峰的胜利滋味，一旦到达终点，每分每秒便都敲起“回归”的鼓声，在你心间回荡，越来越响，待它密集如雨时终将促使你举步离开，狠狠心不再回头。

鸣金之时，士气虽然依旧高昂，但潮头不免逐渐低落，更何况装束必不再齐整，甚至有些丢盔弃甲——譬如说我，下了望京楼穿过林间小径时，三天来一直不适脚的鞋终于发作，或许是因为达到目标之后，意志的控制力有所减弱，因此脚趾几乎肿胀得无法行走。落在众人背后由哥哥照顾，这让我羞愧异常，最后终于决定把鞋脱掉，留在我们存放东西的小卖部，穿袜子走回去！

不必提山下停车场再次偶遇蔡大妈的惊喜，也不必提回京后庆功的晚宴，单说这双袜子，相当耐穿，我真的穿着它回到了北京，并且没有磨破；现在经过干洗存放在衣柜里，留作纪念。至于淤血肿胀的脚趾甲，最后也脱落了，随着痛苦一起脱落，新生活在旧的基础上不屈不挠地生长着。

至于记忆，从这三天的汗水与欢笑里生长出来的记忆，并没有随着“旧”的片断脱落而枯萎。某些细节或许已经遗失，就像在时间里坍塌风化的长城，但它始终在“那里”，在心中的某个坐标点上，并从“那里”向前延展，与那坚硬古老的城墙一起，从历史深处蜿蜒走来。

菡斋，2003. 12. 18.
定稿于次日晨。